

用诗歌架起交流的桥梁

智利推出“中国当代诗歌专刊”纪念中智建交50周年

□ 尹南 张笑然

“如果我今晚在智利打一口井穿过深井就能回到中国”,这是中国诗人周瑟瑟2017年7月访问智利时创作的诗歌《世界尽头》中的诗句。

这首诗与莫言、吉狄马加、胡弦等其他19位中国当代诗人、作家的诗歌作品一同被收录到智利诗歌杂志《笔记本》8月份推出的“中国当代诗歌专刊”中。专刊中既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作品,也收录了中国文坛新秀的作品,目的是让拉

美读者了解中国诗歌的最新创作情况。专刊还选取了8位女诗人的作品,希望向智利读者展示中国女性在诗歌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笔记本》由巴勃罗·聂鲁达基金会主办,是拉美地区发行量最大的诗歌杂志。“中国当代诗歌专刊”封面选取了智利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聂鲁达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长城拍摄的一张照片,诗歌则以中文和西班牙文双语呈现。

聂鲁达基金会主席劳尔·布尔内斯·卡尔德龙在专刊前言中说,1970年智利同中国建交,成为第一

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南美国家,《笔记本》杂志以推出专刊的形式纪念中建交50周年。建交之前,聂鲁达曾多次到访中国,与中国著名诗人艾青结下深厚友谊,并推进了智中两国政治联系和各项交流。

《笔记本》杂志主编、智利青年诗人塔米姆·毛伦对新华社记者说,智利和其他拉美国家对中国的古代诗歌有所了解,但对中国当代诗人和诗歌作品知之甚少。“中国当代有许多优秀的诗人和诗作,我们想通过这本专刊拉近智中两国距离,希望这只是两国更多当代文学交流

的第一步。”

毛伦说,专刊获得了积极反响。很多诗人表示,这本刊物给他们带来了惊喜。他希望中国诗人能在智利收获更多知音,希望他们的作品能更广泛地在西班牙语世界传播。

北京语言大学教师、智利大学文学客座教授孙新堂承担了这本诗歌专刊的全部选编和翻译工作。孙新堂在专刊前言中写道:“专刊是跟随聂鲁达和艾青的脚步进行中拉诗歌交流的最佳途径,假如聂鲁达本人在世,定会乐见这一成果。”

孙新堂说,智利诞生了聂鲁达、米斯特拉尔等伟大诗人,很多智利诗人写过关于中国的作品,这本专刊也收录了中国诗人描述智利之旅和拉美之旅的诗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非常好的交流,不仅是文学上的,也是情感上的交流。中国诗人在这片遥远土地上的所思所想,很值得传达给智利读者。”

孙新堂说,中国和智利都是文学大国,都有着深厚的文学传统,尤其是深厚的诗歌传统,双方应该通过诗歌的翻译、出版和交流进行更多沟通。

文化心语

生活有情趣 慢慢走 欣赏啊

过一世生活好比做一篇文章,完美的生活都有上品文章所应有的美点

□ 朱光潜

人生本来就是一种较广义的艺术。每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这种作品可以是艺术的,也可以不是艺术的,正如同一种顽石,这个人能把它雕成一座伟大的雕像而另一个人却不能使它“成器”,分别全在性分与修养。知道生活的人就是艺术家,他的生活就是艺术作品。

过一世生活好比做一篇文章。完美的生活都有上品文章所应有的美点。

一篇好文章一定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其中全体与部分都息息相关,不能稍有移动或增减。一字一句之中都可以见出全篇精神的贯注。比如,陶渊明的《饮酒》诗本来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后人把“见”字误印为“望”字,原文的自然与物相遇相得的神情便完全丧失。这种艺术的完整性在生活中叫做“人格”。凡最完美的生活都是人格的表现。大而进退取与,小而声音笑貌,都没有一件和全人格相冲突。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是陶渊明的生命史中所应有的一段文章,如果他错过这一个小节,便失其为陶渊明。下狱不肯脱逃,临刑时还叮咛还乡人一只鸡的债,是苏格拉底的生命史中所应有的一

段文章,否则他便失其为苏格拉底。这种生命史才可以使人把它当作一幅图画去欣赏,它就是一种艺术的杰作。

其次,“修辞立其诚”是文章的要诀,一首诗或是一篇美文,一定是至性深情的流露,存于中然后形于外,不容有丝毫假借。情趣本来是物我交感共鸣的结果。景物变动不居,情趣亦自生生不息。我有我的个性,物也有物的个性,这种个性又随时地变迁而生长发展。每人在某一时期所见到景物,和每种景物在某一时期所引起的情趣,都有它的特殊性,断不容与另一人在另一时期所见到的景物,和另一景物在另一时期所引起的情趣完全相同的。毫厘之差,微妙所在。在这种生生不息的情趣中,我们可以见出生命的创化,把这种生命流露于语言文字就是好文章,把它流露于言行风采,就是美满的生命史。

文章忌俗滥,生活也忌俗滥。俗滥就是自己没有本色而蹈袭别人的成规旧矩。西施患心病,常捧心皱眉,这是自然的流露,所以愈增其美。东施没有心病,强学捧心皱眉的姿态,只能引人嫌恶。在西施是创作,在东施便是滥调。滥调起于生命的枯竭,也就是虚伪的表现。“虚伪的表现”就是“丑”,克罗齐已经说过,“风行水上,自然成纹”,

文章的妙处如此,生活的妙处也是如此。在什么地位,是怎样的人,感到怎样情趣便现出怎样言行风采,叫人一见就觉其谐和完整,这才是艺术的生活。

俗语说得好,“唯大英雄能本色”。所谓艺术的生活就是本色的生活。世间有两种人的生活最不艺术,一种是俗人,一种是伪君子。“俗人”根本就缺乏本色,“伪君子”则竭力遮盖本色。朱晦庵有一首诗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艺术的生活就是有“源头活水”的生活。俗人迷于名利,与世浮沉,心里没有“天光云影”,就因为缺乏源头活水。他们的大病是生命的枯竭。“伪君子”则于这种“俗人”的资格之上,又加上“沐猴而冠”的伎俩。他们的特点不仅见于道德上的虚伪,一言一笑,一举一动,都叫人起不美之感。谁知道风流名士的架子之中,掩藏了几多行尸走肉?无论是“俗人”或是“伪君子”,他们都是生命上的“苟且者”,都缺乏艺术家在创造时所应有的良心。象柏格森所说的他们都是“生命的机械化”,只能做喜剧中的角色,生活落到喜剧里去的人大半都是不艺术的。

艺术的创造之中都必寓有欣

赏,生活也是如此。一般人对于一种言行常欢喜说它“好看”“不好看”,这已有几分是拿艺术欣赏的标准去估量它。但是一般人大半不能彻底,不能拿一言一笑一举一动纳在全部生命史里去看,他们的“人格”观念太淡薄,所谓“好看”“不好看”往往只是“敷衍面子”。

善于生活者则彻底认真,不让一尘一芥妨碍整个生命的和谐。一般人常以为艺术家是一班最随便的人,其实在艺术范围之内,艺术家是最严肃不过的。在锻炼作品时常呕心呕肝,一笔一画也不肯苟且。王荆公作“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诗时,原来“绿”字是“到”字,后来由“到”字改为“过”字,由“过”字改为“入”字,由“入”字改为“满”字,改了十几次之后才定为“绿”字,即此一端可以想见艺术家的严肃了。

善于生活者对于生活也是这样认真。曾子临死时记得床上的席子是季路的,一定叫门人把它换过才瞑目。吴季札心里已经暗许赠剑给徐君,没有实行徐君就已死去,他很郑重地把剑挂在徐君墓旁树上,以见“中心契合死生不渝”的风道。像这一类的言行看来虽似小节,而善于生活者却不肯轻易放过,正犹如诗人不肯轻易放过一字一句一样。小节如此,大节更不消说。董狐宁愿断头不肯掩盖史实,夷齐饿死不愿降周,这种风度是道德的也是艺术的。我们主张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主张对于人生的严肃主义。

善于生活者对于世间一切,也拿艺术的口味去评判它,合于艺术口味者泰山也可以变成毫毛,不合于艺术口味者毫毛也可以变成泰山。他不但能认真,而且能摆脱。在认真时见出他的严肃,在摆脱时见出他的豁达。孟敏堕甕,不顾而去,郭林宗见到以为奇怪。他说,“甕已碎,顾之何益?”哲学家斯宾诺莎宁愿靠磨镜过活,不愿当大学教授,怕妨碍他的自由。王徽之居山阴,有一天夜雪初霁,月色清朗,忽然想起他的朋友戴逵,便乘小船到剡溪去访他,刚到门口便把船划回去。他说,“乘兴而来,兴尽而返。”这几件事彼此相差很远,却都可以见出艺术家的豁达。伟大的人生和伟大的艺术都要同时并有严肃与豁达之胜。晋代清流大半只知道豁达而不知道严肃,宋朝理学又大半只知道严肃而不知道豁达。陶渊明和杜甫美庶几算得恰到好处。

一篇生命史就是一种作品。从伦理的观点看,它有善恶的分别,从艺术的观点看,它有美丑的分别。善恶与美丑的关系究竟如

何呢?

就狭义上来说,伦理的价值是实用的,美感的价值是超实用的,伦理的活动都是有所为而为,美感的活动则是无所为而为。比如,仁义忠信等都是善,问它们何以为善,我们不能不着眼于人群的幸福。美之所以为美,则全在美的形象本身,不在它对于人群的效用(这并不是说它对于人群没有效用)。假如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他就不能有道德的活动,因为有父子才有慈孝可言,有朋友才有信义可言。但是这个想象的孤零零的人,还可以有艺术的活动,还可以欣赏他所居的世界,还可以创造作品。善有所赖而美无所赖,善的价值是“外在的”,美的价值是“内在的”。

不过这种分别究竟是狭义的。就广义上来说,善就是一种美,恶就是一种丑。因为伦理的活动也可以引起美感上的欣赏与嫌恶。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讨论伦理问题时,都以有善有等级,一般的善虽只有外在的价值,而“至高的善”则有内在的价值。这所谓“至高的善”究竟是什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本来是一走理想主义的极端,一走经验主义的极端,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意见却一致,他们都对于“至高的善”在“无所为而为的玩索”。这种见解在西方哲学思潮上影响极大,斯宾诺莎、黑格尔、叔本华的学说都可以参证。从此可知西方哲人心目中的“至高的善”还是一种美,最高的伦理的活动还是一种艺术的活动了。

艺术是情趣的活动,艺术的生活也就是情趣丰富的生活。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情趣丰富的,对于许多事物都觉得有趣味,而且到处寻求享受这种趣味。一种是情趣枯竭的,对于许多事物都觉得没有趣味,也不去寻求趣味,只终日拼命和蝇蛆在一块争温饱。后者是俗人,前者就是艺术家。情趣越丰富,生活也愈美满,所谓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人生的情趣化。

“学得有趣味”就是欣赏。你是否知道生活,就看你对于许多事物能否欣赏。欣赏也就是“无所为而为的玩索”,在欣赏时,人和神仙一样自由,一样有福。

阿尔卑斯山谷中有一条大汽车路,两旁景物极美,路上插着一个标语劝告游人说:“慢慢走,欣赏啊!”许多人在这车如流水马如龙的世界过活,恰如在阿尔卑斯山谷中乘汽车兜风,匆匆忙忙的急驰而过,无暇一回风流连风景,于是这丰富华丽的世界便成为一个了无生趣的囚牢。这是一件多么可惋惜的事啊!

朋友,在告别之前,我采用阿尔卑斯山路上的标语,在中国人告别用语之下加上三个字奉赠:“慢慢走,欣赏啊!”

(冯源)

河北抢修加固天下第一关城台

本报讯 来自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旅游和文化广电局消息称,日前,山海关区正在对镇东楼(天下第一关)城台实施抢险加固工程,预计9月底完工。

山海关区通过长城险情排查工作发现墙体存在不同程度险情,委托专业勘察单位采用探地雷达等技术手段进行现场勘察,编制了除险保护方案,经河北省文物局批复后启动了抢险加固工程。

山海关区旅游和文化广电局文物工程股股长刘瑞介绍,此项工程大约用一个月,主要是采取技术措施,将鼓闪变形的墙体进行拆砌加固,确保长城本体的安全稳定。

镇东楼,又称“天下第一关”箭楼,是山海关城的东门城楼,始建于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整个建筑规模雄伟,气势浩然,是素有“万里长城第一关”之称的山海关最具代表性的地标建筑。

据介绍,近年来,山海关长城保护工作始终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最大限度保护建筑原状、延续历史文脉,使这一世界文化遗产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展示。

(郭雅茹)

2021年柏林电影节将如期线下举办

本报讯 柏林电影节组委会日前在德国柏林宣布,2021年柏林电影节将按计划于明年2月11日-21日“以非虚拟形式”举办,不会因疫情而取消或推迟。

柏林电影节组委会一名发言人8月24日说,2021年柏林电影节将严格遵循柏林市有关防疫规定,“最大限度”保障参与者和观众的健康。届时有可能减少公映影片的总数,但个别影片的上映场次会增加,从而在影院实施观影人数限制的情况下,尽可能为更多观众提供现场观影的机会。

柏林电影节组委会还宣布,2021年柏林电影节将取消最佳男演员“银熊奖”和最佳女演员“银熊奖”这两个按性别设立的奖项,代之以最佳主角“银熊奖”和最佳配角“银熊奖”,由此表明柏林电影节支持电影业消除性别歧视的态度。

(毛竟)



埃及复航以来已接待超过12万游客

埃及旅游和文物部长阿纳尼8月24日发表声明说,自7月1日埃及恢复国际航班以来,胡尔加达、沙姆沙伊赫和马特鲁等旅游胜地已累计接待超过12万名外国游客。图为8月25日,一名工作人员在埃及吉萨金字塔附近喷洒消毒剂。

新华社发(艾哈迈德·戈马 摄)